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  
第六十七回 為朋友熱心出死力 算家用冷眼看生機

卻說石時當日聽了華夢庵一番怪話，心裡頻覺鬱鬱不樂。因想：如果秦文真是這一番的作用，日後寶珠這邊如何得了？難道柳夫人也便糊塗住了，不替寶珠往後想想，預先留個退步？據我從旁看去，他們娘兒兩個，簡直心角兒也不曾想到。若不是夢庵提醒，便我也只算同在夢裡，模模糊糊的過上六年。如今被他一語道破，我從頭想起文老的言語行動，委實有些深刻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他平日看待寶珠，本是痛癢不關的，安知不存放著這種狠心辣手？因問夢庵道：「你這些話，還是人家告訴你的，還是你自己心裡猜度出來？」夢庵笑道：「不瞞老棧台說，我生平最愛的是朋友，最喜歡趕的是熱鬧。我因寶珠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，他家裡又最熱鬧。我因這熱鬧替我好朋友想想，照這樣的熱鬧，能夠熱鬧到幾時？因此，反倒替他想起種種的恐懼起來。我因存了這一種恐懼心，我便處處替他留神，想他家裡何以能夠這樣熱鬧？這是不必說，他家裡有錢，樂得使用罷了。我因又想，他家裡便有錢，難道不怕有用盡的日子？寶珠果然年紀輕，不想日後。柳夫人果然是六十歲的人了，眼見得來日無幾，樂得享些晚福。只是文老是個極精明的人，怎麼也跟著一家老老小小天昏地暗地鬧著？心想，文老也是個治國有餘、齊家不足的糊塗蟲？誰知逐處留心看去，他那所作所為，正是一個神奸巨G。他在京裡，常做些殺人不見血的事，你總該知道。那些不知道的還說他是治世的能臣呢。他那一種手段，實在使的玄妙。我因此推想到他家裡的事，也是照樣的一種玄妙手段，不過當局者迷，沒有我旁觀的這樣清楚罷了。」

石時道：「你即在局外看得清楚，你和寶珠也是好兄弟，你便該提醒他一聲。」夢庵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我若是竟和寶珠講這話時，無論他當不當我瘋話，便當做真話，少不得立時把個寶珠的人驅入惡道中去。離間人家骨肉的事，我華夢庵生平不肯做的，要便請你去做。」石時道：「據你說，難道竟冷眼看他們不成？」夢庵道：「冷眼看他呢，我們做朋友的也看不過去。若說憑仗我的熱心，竟把這話和寶珠講去，眼見得他家裡便成了你猜我忌，此爭彼奪的世界，被人家知道這話是我們講的，還說我們離間了他們骨肉，從中圖著些什麼了。所以，我早有一個主見在這裡，原想和你們商量著去做，因為這種話，實在驟然之間講將起來，覺得唐突得很，所以我含忍了多時，也不曾和你們講過一字。」蘧仙道：「今兒既然講了，便請你率性講將出來，果然是好主見，我第一個便願意替寶珠出些死力。」祝春、石時也道：「你講、你講，果然是替寶珠設法的事，我們也多願意聽你指揮，合力去做。」夢庵道：「那麼著，請你三位浮一大白，聽我發令。」蘧仙便多飲了一杯，祝春，石時也多飲了。

夢庵因指著石時道：「第一件事，便用著你。請你和你母舅講去，把秦府裡帳房這一席讓給你。」蘧仙拍手道：「這個果然是第一要著。」石時道：「這個我總做得到。」夢庵又道：「第二件仍用著你，請你和令岳講去，把祝春薦到萬豐銀號裡去，充個副帳。」祝春道：「怎麼？這事要煩陸蓮史呢？」夢庵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陸蓮史先生在秦府裡年數最多，他又是一位老先生，文老最器重他。他又從來不問秦府的家事，就不至於動疑。」蘧仙道：「我想這事不如托我們老丈。」夢庵道：「不行。沈左襄是文老最克己的，所以我不叫你到『萬豐』裡去。便是祝春，若是令岳去講，也包管一個不成。我不是講過，這萬豐銀號是文老先生變戲法的氈毯子嗎？他怎麼肯教看戲法的主顧薦個人去充彩房裡下手呢？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蘧仙因道：「第三件，該用著我麼？」夢庵道：「我和你都權時落後。待他兩個都進去站穩了之後，我自有用得著你去。」說著又是一杯。當下一大尊荔枝酒已經告罄，便各用飯，卻好石時家的許升來請，說是金有聲在家等候，有事商量，便各飯罷，散訖。

原來金有聲去找石時，正是為了年關將屆，秦府的舊例，十一月初便要由帳房裡分頭派人出去收租。到了這當口，帳房的事，便忙個不了。往年石時在秦府裡充記室的時候，金有聲總叫他過去幫忙。如今金有聲有了年紀，精神不比從前，並且有了個氣逆痰喘的病，自分外吃不消這些辛苦，因和秦文講了來，央石時前去代庖。這下子正中石時和夢庵的一番計較，因便一口應承。便從十一月朔進了秦府帳房，這時各莊上派出去的收租家人，共有三十餘處，簡直忙個不了，也沒工夫去見寶珠。寶珠也不知道石時做了自己家裡的帳房，更不知道他做帳房是替自己來用心出力的。

這日正是冬至夜，秦府裡照例是合家眷屬都往宗祠裡去上祭。祭畢回到府裡，管家、小廝、丫頭、婆子都該給主子叩頭道喜，按名給賞一兩銀子。單這一天的開銷，連著祭品和各房的酒食，一應便費了六百多兩。石時不禁吐吐舌道：「照這樣的四時八節過去，一家子的上下人口一年多似一年，少不得有個山窮水盡的日子。只是自己又不是秦府裡的什麼你，哪裡配講一個「不」字，心裡卻是萬分納悶。過了幾天，聽說他姊姊回家去了，因便找個空兒，也回家裡來，從漱芳口裡探些秦文的主見，只不道漱芳是如何講法。正是：

已覺眾生皆醉夢，不堪來作獨醒人。